

僊居集卷八目錄

文內編二 論著六首

唐

春秋無賢臣論 孫邨 全唐文

明

大禹周公論 應大猷 容菴集

平刑議 張儉 鄭志下同

減稅議 張儉

釐官守議 張儉

國朝

外丙仲壬辨 朱之鵬 四書歸真

文內編三 書啟九首

明

與霍渭厓書 應大猷 容菴集 下同府志

光緒僊居集卷之八 目錄

復張東沙書 應大猷

論學荅一所六首 應大猷

國朝 覆朱莊菴先生書 張明焜 漱石居文集

僊居集卷八

文內編二

論著

唐

春秋無賢臣論

孫 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康乂四方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一

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於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予謂此論警眾士大夫多稱之遂聞駸駸駸駸徵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旣而喧傳則有難僕

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
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豈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
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
罪人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二

一

明

大禹周公論

應大猷

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而獨稱大禹之功自古皆有才而獨稱周公之才以其有德以將之故耳蘇子瞻然其言亦似有未盡者夫羣聖與禹周同其德豈不足以將其功與才而獨稱禹與周公者蓋天下之害惟洪水爲甚故大禹之功特顯歷代制作至成周大備故周公之才盡試而萬世獨仰其功與才耳豈曰羣聖人之德與二聖人殊不足以將其功與才而獨歸美於大禹周公也哉

平刑議

張儉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三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故君子盡心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而況以盜賊之口挾讐怨之心言之反覆奚足盡信哉昔者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爲搗婦翁巢父不受天下而旅舍疑其竊冠劉寬貴爲大臣而鄉人認其駕牛無根之謗疑似之辯非大賢不能以自明也尙矣川蜀不古重利薄恩斗米尺帛而骨肉成讐爵酒杯羹而翁婿爲敵富者以吞貧爲能強者以肉弱爲利貿易虧價輒告劫搶取與非情動稱寇攘故見獲強賊不滿三四人而供攀歇案多至百十輩訊於鄉堡地方固以十增四五矣鞠於巡司州縣則又十增七八矣此獄一成參詳於守巡批允於撫按雖賢人君

子亦難以自辯無知者類駢首以受戮有覺者率鼠竄而終身戮者固死竄者亦死苟不死則飢寒所逼必將爲盜矣驅民而置於死至重也夫果賊也其孰曰不宜然而盜賊之計必諱其同黨而駕禍於他人固有偶同姓名者矣有懷挾讐怨者矣有吞謀財產者矣方其供攀實無對證及其緝獲又乏指實究贓仗則委曰年遠詰黨與則推曰物故殘忍者固視爲奇貨慈仁者亦莫之奈何本道入蜀以來雖屢經辯問然而含冤負屈尚多也伏惟垂念罹患之民一洗妄攀之習痛加禁革今後凡獲盜賊卽以真正贓仗送官照依刑部止坐見犯不許拿賊之人一切混招賊夥則民患可息奸計無施而同盜之人罪惡貫盈天網恢恢終當自陷於刑戮矣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四

減稅議

張儉

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職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職也陸宣公曰先王之制賦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土著固州縣之稅各有定額無容議者近年以來民窮財盡尤宜加卹奈何興利之人反致加稅同一鹽也昔課其井今則計水而增課矣同一茶也昔稅其地今則計斤而加稅矣夫鹽井之艱辛非東南煮海之易川茶之微薄無陝西易馬之便課輕則民見其

利而趨之衆此稅之所以增也課重則民見其害而逃亡者多此稅之所以減也本道人蜀以來嘗過雲安大甯而見鹽井閉房室丘墟矣問之曰水淡柴貴竈戶逃也嘗過東鄉太平而見茶株砍伐山場草莽矣問之曰稅多商去茶夫徙也其他如廣安如岳池等處滿目蒿萊莫非膏腴之田皆曰糧差重水旱仍民棄墳墓去真播而種山矣夫同一民也昔胡而富今胡而逃得無以其加稅乎民逃而井閉株伐而田荒矣常稅且不足况復能加乎伏惟洞察民隱使一切稅課悉照宏治舊額已後加增之數盡行查革則民必以室家丘隴爲念以安土重遷爲心宅爾宅田爾田逃亡可免常稅可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五

釐官守議

張儉

荀子曰上好要則百事詳止好詳則百事荒葉水心曰與其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與其生一事不若省一事世道不古民僞日滋在上者不勝其怱怱創爲釐革之法誇奇鬪智日積月煩然而法立而弊隨之竟未見利之必興害之必除者何也蓋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官得其人則弊革官匪其人則奸生奈何欲以畫一之法而齊億兆人之心以一方之便而同千萬里之俗哉故今日之事有宜責之布按二司者矣有宜責之守巡各道者矣有宜責之守令者矣一邑之利害責於令一郡之利害責於守錢糧責於分守而總於藩司刑名責於分巡而總於臬司至

於盜賊驛傳茶鹽水利無不皆然而撫按實提其綱焉綱舉而目張人人各舉其職也苟或不然虛文徒增實效益鮮故錢糧疑而循環繁矣刑名疑而解審眾矣同一給由也藩司查吏臬司又查吏同一勘事也分巡提人而分守又提人同一驛傳也本道覈實而兵備又覈實上之文案堆積下之齎報頻繁夫循環似也殊不知至季終而扣算登簿曾何閒之可尋解審似也殊不知至中途而脫逃搶奪惟解人之爲累覈實似也殊不知兵備法官而本道亦法官查吏之弊或過時而使費不經提人之弊或籍口而互相影射而況四川道里遼遠往返以旬月爲期山川險巖舟車非平穩之路緣是以得罪者蓋不知其幾矣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六

伏惟俯察民便一切繁文悉與查勘可省者省可革者革而地方之利弊惟賢才之倚託則郡邑無牽制之病軍民免道途之勤大綱舉萬目張而民不勞矣

國朝

外丙仲壬辨

朱之鵬

外丙仲壬竹書史記帝王世紀通畧皆如趙氏說孔安國司馬
溫公稽古錄世史類編薛仲常人物考皆如程子說語類兩存
之以爲皆是也而不知其皆非也大紀論曰經所傳者義也史
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假事以證
義可也書序出自孔壁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
書凡百篇而爲之序案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
訓肆命祖后是孔子明以太甲繼湯矣夫伊訓肆命祖后三篇
皆告戒太甲之言三祀又作太甲三篇尹致仕而去又作咸有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論著

七

一德以遺太甲三四年中成書七篇何厯事丙壬二君攝行相
事六載而無隻字半言相告戒乎至伊川以歲爲年謂太甲差
長故立之其說甚繆呂氏春秋云堯九男事舜長子朱出侯於
丹是十子封嫡也路史云舜妃女英生義均及季釐釐封於緡
均封於商是二子並封也世紀曰帝啟一名建一名余是一子
繼統也商以生年命名孟子曰太丁外丙仲壬是三子未繼亦
未封也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孟子周人也以歲爲年近是而
以丙方二歲壬方四歲則非矣二歲弟也四歲兄也安得後兄
先弟況就湯崩時計之史記湯壽一百歲豈生太丁後數十年
無子而九十餘歲閒連舉二子乎此理之必無者也外丙之生

居先仲壬之死居後此事亦獨孟子知之耳孟子明言繼世有天下以嗣君賢也嗣君之賢以天命在也其言太丁則未立外丙仲壬皆早世以天意在太甲莫之爲而爲也其言顛覆不若桀紂又能悔過而處仁遷義以命數在太甲莫之至而至也故伊尹不有天下此乃孟子立言本意所謂太丁未立而亡丙壬二年四年而歿者遡已前也非謂湯崩後也若湯崩後疊遭不令之嗣主尹亦應有天下矣故曰說書貴通乎其義也

明

與霍渭厓書

應大猷

某伏枕待盡不能他及惟一言奉答知已昔王介甫挾古今豪傑之才抱堯舜君民之志而得君行政復專且久顧謂致主易易耳惟其見偏性拗樂人遜於其志遂使善類不容而小人得以其術中之以濁亂海內至於索然不可收拾而始覺悟嗚呼亦晚矣然豈其志與才之罪哉且古來柄相徹侯無慮千百方其置身雲霄之上其風采氣焰何如也至於今不朽者幾人而其餘安在哉然皆無志於不朽者無足論也所宜不朽如介甫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九

而今靡靡若是此千古英雄所爲搯擊叩心有餘恨焉耳執事有介甫之志而才過之而并其所謂偏且拗者而去焉則明通公溥之用行雍熙太和之治洽矣寡陋之見非惟執事能受盡言直以身任世道之責者莫之敢進也不肖病廢策勵弗前又以老母衰病日甚彼此懸切不獲已而乞休惟執事量其不堪用之實憫其不容已之情與之生還以重惠母子實大君子施德不報之地也如其抑而留之必發狂疾莫知死所矣疏稿附達伏惟諒之諒之

復張東沙書

應大猷

適拜教翰弁惠大稿續集慰快慰快人咸知公之詩而不知其

文知其文學而不知其政事知其文章政事而不知其澤於道也大聖而文者莫如周公孔子卓乎如龍然不可以步驟矣大賢而文者莫如孟子周子孟周之文豈惟主於載道而秦漢以來文之工者實莫踰焉而不害其載道其他稱大家者文之工未必如孟周而叛道者實多也公之詩若文工而且當四縱五橫而歸於衛道吾不知其於孟周何如其於秦漢以來諸大家何如也至謂文衰自韓始殆如匠者之構居室詩衰自杜始殆如庖人之充俎豆蓋爲其嗇天機而工斧鑿實高世之見獨得之妙未可與俗共聞也然究而言之文已衰於六朝至昌黎稍變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詩已衰於初唐至子美再振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

而人多宗之則謂之始衰可也亦公之責備賢者耳若所謂吐辭爲經出言成章等高論則繫辭之爲文雅頌之爲詩乃大聖人作用與天地自然之文相似蓋自左氏司馬蘇李輩已不足語此而可以責之韓杜乎哉又若陶淵明性情瀟洒胸懷夷曠庶幾孔門曾點之流其於功名富貴直如浮雲過太虛一切任情忘機而無所嬰其念其爲詩亦直寫性情多任質而未嘗求工蓋人品甚高未可以詩人陳子昂李太白輩例論也是故論韓杜者姑論其詩文而未可擬諸聖賢之文論淵明者先論其人品而不必例以後世之詩也再味公前後論說多主於任天真而削人僞真揅時頂門針矣敬服敬服恃道誼真切之愛漫

書此附復不具

論學答一所

應大猷

論學者須切於身心論人者當求其的實夫始則涉於鬪靡誇多而肆其才於支離割裂既已勞而罔功終則傷於矯枉過正而高其說於荒唐繆悠又且空而無據及門者素服其才守之終其身而不變尚友者漫高其說玩之溺其似而不疑蓋志本高而學則繆心本實而路則差才本大而用之或未善也古有面壁斷臂心豈不實志豈不高而捉風捕影有才將焉用哉其傳至數千年而今猶高其說溺其似而不疑何怪乎高明者之樂入其境而莫之悟也不有性命不著色相高則高矣其最高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一

者一祖至六祖爾恣其究竟豈惟無補天地閒些毫事而人類亦絕滅久矣學之將以致用如知其無用則又何以溺其說而玩之哉有人愛美石瑩白而以寶盈淨水畜之而不得其長也久之苔衣蕩漾而疑其爲長而畜之玩之終其身而不厭也然則所謂觀未發之中而體驗其氣象者無乃養石而玩其苔衣乎哉平生交遊篤信莫如老兄殆竹江所謂信之太過未是者將以爲是豈辨之累累而尚未釋然必其心有甚不安而不能以面從者更惟虛心平氣以求其的切而要其實用不徒溺於舊說之高遠已也何如何如

此意見含蓄已久只今講習而益以明確亦所謂一噴一醒然

也古聖賢論學惟大學爲詳切其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亦以心不可以先正必誠意乃可以正心蓋正心工夫不在正心而在誠意故又曰意誠而后心正此所謂慎獨聖功莫此爲切兢兢業業率以此幾之可畏焉耳前此幾而有所事則莫可依據卒至荒唐繆悠而無所得力故程子深怪切責以爲學者皆入於夷龜山所謂相傳觀喜怒哀樂未發而體驗之者蓋亦不覺禪學舊套一脈暗通而傳至晦翁適當其痛恨平生支離厚外薄內之病而遂忻慕樂道矯枉而過其正乃深求之於慎獨之前而以慎獨爲第二層工夫是漫誣程門而反得罪於孔門也否則奚將正心誠意之說付之不問而欲徒正其心以爲洛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一

學旨訣也哉平生莫逆於己之惡不敢隱於兄之過不敢默知其過而默焉是交友無信不但欺兄亦自欺矣流離顛沛之餘耿耿有懷不能暫忘夫豈好爲浮辯哉惟兄遜志不必遠求只求之大學正心誠意之旨而中庸之中與慎獨戒懼當一以貫之矣晦翁平生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至晚年乃不信其前之素履而信其後之定論且不知定論猶未之定而貽後學紛紛之論夫亦深可畏哉中夫過庭更希商量見示否則姑置之俟面悉

案王陽明取晦菴文集論學書牘摘出三十餘條與陸象山之意合者爲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晦翁早歲未定之論也當

時羅文莊欽順已與書辨之詳見日知錄一所先生未考朱子年譜故信以爲真而從之容菴先生亦未考年譜故以朱子爲謬而辨之然卽此而觀則容菴之學真朱子的派矣數領教言反覆沈玩中庸之戒懼慎獨大學之格致誠正只是一樣俱在幾上用力蓋聖狂理欲之閒毫釐千里可畏莫甚焉故著戒慎恐懼四字以鄭重其言晦菴錯認不覩不聞爲深一層而求之於寂然不動卻嫌四字壓得太重而云略綽提撕想亦體驗不去而爲此遷就之說也夫一念方萌鬼神莫測亦已密矣豈至於已亦不覩不聞寂然而至於已亦不覩不聞則塊然全無知覺乃真槁木死灰真禪耳豈吾儒而有此乎哉禪之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版

十三

一

說近理而高遠反過於儒故程門高弟多人其套二程防之甚嚴言之甚切而晦菴晚年矯枉過正乃復蹈之吾兄方且珍玩以爲洛學旨訣以垂過庭之訓及見元夫之書中夫之詩皆謹守之而牢不可破如其果不變也亦已高出濁世者矣第恐說得行不得而無益於聖學焉耳連日益參其說益見其誤且益以自信不能不贅贅焉昔有見爲聖學晚覺其誤至咎其盲廢之不早者豈其作聖之心有二哉夫亦不覺其路之差而自貽其後之悔也今學禪固難其人卻有以禪自居且樂人之稱其禪者高明自以爲非禪蓋吐其名而含其實不知將何居哉自堯舜以來相傳至周程無有不從幾上用力者所謂欲正其心

先誠其意是已外此而先索之寂然荒唐繆悠之鄉乃後儒依違之言非聖人斬截之旨晦翁各註俱止於慎獨似無密於此者而獨於中庸深言之而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遂使學者以訛傳訛聲言求一至靜而實無下手得力處守此以上遡先聖賢之旨而求其脗合亦難矣世有廉謹寡過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者遇小事卽腳忙手亂莫知攸措正所謂佛氏與之一錢則忙矣譬之關魂養石不明不活於何操其幾而修齊治平哉由衷之言援筆漫述更希虛心體驗果有依據得力則守之終身不變可也不盡不盡昔永叔不信周禮而魏公因之不言元城無書而溫公賢之韓持國多談禪而伊川爲之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友內編

書啟

十四

不樂諸公相信不知其淺深何如漫贅聊供一笑蓋不貴其同而貴其異何如何如

案先生不信朱子晚年定論之書足見所守之正所見之定不爲陸王之說所移誠高出於一所矣而以朱子致中和注爲疑則非也中庸明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繼以致中而天地位則必有實在工夫朱子詳玩本文承上戒懼而以涵養爲言此不易之理也夫涵養省察工夫原屬一貫而講說必分兩層故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此言用功之序常戒懼而後能慎獨也未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此言成功之次意旣誠而後心可正也先生致疑於此後書又以一所牽

合中首尾爲誣所見似皆稍偏矣

前說未見通暢忘食忘寢不了了不已夫山下出泉清而有源
流而不息者其體也濟人利物隨地而平施者其用也只被物
來混雜物來壅塞乃不清不流不足以濟人利物從而澄其混
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則自足以濟人利物矣人心卽
泉也本自中正通達只爲蔽交於物而中乃遷耳大學之誠意
致知格物中庸之戒懼慎獨所以懲忿窒欲使外邪退聽天君
泰然而達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而
位天地育萬物卽泉之澄其混雜去其壅塞而復其清達其流
而足以濟人利物矣今學者不教之懲忿窒欲從幾上得力而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五

驟然使之涵養本原如保護泉源而不蕩滌其邪穢流濬其壅
塞其何能清其源達其流以濟人利物也哉禪家之心何曾走
作只爲癡守此心不足以開物成務洛學自龜山數傳至晦翁
皆指未發之中爲真正指訣而觀之體驗之然言之未見斬截
行之未見果決畢竟是老儒迂遠之談其何能如明道之充拓
得去到處卽風動火然泉達沛乎其不可禦也哉易之洗心卽
大學之誠意以正心而所謂洛學指訣者須求諸濂溪之光風
霽月明道之吟風弄月數傳至延平之冰壺秋月使胷中洒落
鄙吝不留乃真得力恐未可舍聖賢明訓鑿鑿可據者而索之
茫昧未見痛癢之處而據爲指訣也何如何如

日者懇切之論乃日用飲食不能不竟其說禪學近理而過高而高明者類多慕之故程子曰學者多入於夷狄亦以其高明而入之耳衛武公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晦翁注曰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此只是慎獨工夫更無先此一段中庸末章之後亦曰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意亦不殊蓋悔早年之支離程門所謂高明入於夷狄之說使再歷數年又將悔晚年之定論矣早年之謬待晚年而悔晚年之謬又將何所悔也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如其謬而悔悟焉何論其早晚哉晦翁發身神童而高才博學晚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六

年乃始知悔甚至恨盲廢之不早蓋其心地本實腳根本牢乃有此真覺真悔焉耳老兄覺未覺悔未悔不可知而謂之多年用力未能卒變未敢以爲然也夜夢竹江論學云不覩不聞爲一念方萌前此作何工夫答曰前此寂然固當存存但著不得戒慎恐懼字覺而悽惻達且豈竹江死而有覺吾且生而無所事乎哉緩筆書此請教

昨復漫論奉去近來惟白沙言似此豈亦厭凡近而慕其高而樂附之耶來論中庸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末章先內省而後不言不動一則先靜後動一則先動後靜似無倫次而益知其無二矣章後又言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只言謹

獨而遺卻前段又何爲也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與上天無聲無臭同其妙而輒以語學者從事於此門面好看實無下手得力處愈索愈疑實有未安又將中庸首尾章牽合恐亦誣耳案中庸首尾意本一貫不可謂之牽合說已見前惟言寂然不動乃聖人極功不可輒語學者則深中一所之失一所之說蓋本陽明陽明之學蓋本白沙而其源皆自象山來也與朱子稍異趣矣

國朝

覆朱莊菴先生書

張明焜

昔人謂選者之功與作者等今觀尊選殆復過之蓋仙邑相傳之詩未免漢道雜霸從來秉鑑者不辨薰蕕卽如翁呂二先生作後人皆誦其膚俚者以爲妙則仙邑豈復有詩哉門下另出手眼如九方皋相馬在於驪黃牝牡之外使古人之真精神始出其有功於作者萬萬所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其信然也但始於方干則恐未當蓋方干爲睦州人昭昭史冊雖其子孫遷徙板橋朱晦菴嘗榜其里終不可以方干爲仙居人也項斯亦宜作數語弁首以三學寺碑文項斯之宅可尋爲證庶絕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八

臨海爭端柯九思詩雖傷於豔而音律最高青春煮茗一篇不可刪去王相國之作皆可以爲仙居鵠最妙者尤在征苗首一似宜補也戴滄州人文俱妙宜求其詩附之憶得有猿鶴論文之句卽可採入也至吳諒聖門事業匪敖遊金克厚六根洗淨方成道皆是宋人窠臼恐爲學究頭巾逋逃藪宜刪之以絕其隙也方干鐘磬二字宜作鐘鼓蓋唐人送別必先作樂如離堂思琴瑟滿堂綵竹爲君愁吳姬緩舞留同醉句可推也大抵作詩之旨全在溫厚和平使人玩索不盡者爲妙若一覽之餘味如嚼蠟則阜隸販夫皆李杜矣識此道者實難其人今幸遇門下爲之焉知非山川人文之靈遙待於千百年之前者耶日來

祝融肆威搖箠不暇且識同白嫗觀之未必細卽細觀之未必
盡知也因承下問聊以蠡測答之風雨驟至卷帙爲濡中有蛟
龍殆不可測也

光緒僊居集

卷之八

文內編

書啟

十九

一